

会来事儿

□张纪增



屑用。各店家都会找“会来事儿”囤些红蜡烛,回去赚个差价。

不承想,“会来事儿”这次却打错了算盘,大年前后,不见多少人来买红蜡烛。直到临近元宵节了,来宝超市的红蜡烛也没卖出多少。“会来事儿”心里窝火,压着的都是本钱呀,何况还有同行看他笑话。

这天傍晚,“会来事儿”揣着大红包,到婆媳妇儿的邻家道喜。他看见,人家都用贴红喜字的台灯、壁灯、落地灯取代了红蜡烛。

“真是想不到!”他脸上虽挂着笑,心里却暗叫苦。

元宵节那个夜里,本该是鞭炮声伴万家灯火时刻,村上却一片漆黑。停电了,黑灯瞎火,人们纷纷来买蜡烛,当然也不分红烛白蜡了,只要能照亮儿就行。几个小铺的蜡烛皆告售罄。来宝超市里点了六根红蜡烛,灯火通明,超市门前排起了长队。“会来事儿”和家人热情地张罗着,一手接钱一手交货,抽屉里的钞票越码越多……

忽然,头顶上电灯“唰”一下亮了,门外买蜡烛的队伍一哄而散。“来电了?”“会来事儿”有些懊恼。第二次停电时又重复了这一幕。过了两天,来宝超市亮出一个广告牌:“红蜡烛清仓价,大降价!”

有消息说是上头维修,村上连续两天电灯不亮。来宝超市又排起了长队,店里积压的红蜡烛售罄,“会来事儿”的嘴角得意地往上翘。

某晚,小肖跟“会来事儿”喝醉了酒嚷嚷:“‘会来事儿’赚钱不认人,若不是

老子拉闸限电,他那大堆蜡烛能卖完吗?”

“你帮他这么忙,没有点儿啥好处吗?”闲人趁机逗乐儿。

“他个小气鬼,只给了我两瓶二锅头。”小肖不屑地说。

“惠来宝,会来事儿,诸葛亮都得受他气儿。跳油锅,找高岗儿,过河拆桥不打赏!”不知谁编的儿歌在街头唱响,惠来宝始料不及,这严重影响了他在村里的形象,他总觉得人们在背后戳戳点点,后背嗖嗖冒凉气。

转眼间冰化开春,想挣钱的人们要出门了。“会来事儿”拦住大家说:“老少爷们都晚走些日子,咱把出村小道修成水泥公路好不好?只要大伙儿肯干,钱我掏。”村人印象中,“会来事儿”是聪明人却不是大方人,难得主动掏钱修路,谁会不同意。

人心齐,泰山移!不到一个月,一条出村的笔直水泥公路修好了。公路竣工宴上,小肖又喝多了,端着酒瓶子冲着大伙儿说:“今儿起,惠来宝就是我亲哥,我哥卖蜡烛赚了个鸡钱,修公路花了个牛钱,他这会来事儿的劲儿,咱都得学着点。”

张纪增

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,《河北小小说》签约作家。作品发表在《作家文摘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河北小小说》《渤海风》等,曾有小说散文多次获奖。

一辆津牌小面包车刚开进九宫庄,正遇见电工小肖从电杆上溜下来,司机向他打听“来宝超市”,小肖热情带路。那时候,改革开放致富的春风刚刚吹到村上。村上是有家“来宝超市”,掌柜的大名惠来宝,外号“会来事儿”。超市开张不久,生意就火烧火燎地旺起来,惹得人们羡慕又嫉妒。

乡亲们佩服他“会来事儿”,从天津进来紧俏货,眨眼就销售一空。在周边所

有小超市中,数他家生意最红火。这才刚进腊月,“会来事儿”又雇车从天津拉回一批红蜡烛。小肖帮他卸车,中餐给他陪客吃饭。惠来宝嘟嘟囔囔:“进村这破路,颠坏了我不少蜡烛。”

根据以往的经验,除夕夜家家都点红蜡烛,孩童个个都打灯笼。腊月、正月里,村里人集中办喜事,会点亮一片红蜡烛烘托气氛。各村小卖铺在县城进不来红蜡烛,而他们的白蜡烛,喜事人家不

嫁妆缸

□王奎华



七月的夏夜,天气格外闷热。孩子们不愿意进屋睡觉,奶奶就把凉席子铺在篱笆小院外面,几个孙子和孙女围坐在奶奶身边,听奶奶讲她那口嫁妆缸的故事。

其实,孙子孙女不止一次听过奶奶那口缸的故事,可是每次听还是饶有兴致地问:“奶奶,咱厢房里面最大的那口缸,是您和爷爷结婚时,太姥爷陪送的嫁妆缸吗?”

奶奶总是点着头自豪地说:“是啊,你们太姥爷还陪嫁奶奶一缸麦子呢!”

孩子们说:“有一次,日本兵想把嫁妆缸砸了,把粮食抢走?”

孩子们一问到这个事儿,奶奶便把叼在嘴里的旱烟袋拿出来,往鞋底儿上磕打几下,开始回忆那口嫁妆缸的往事来。

一九四四年冬天,咱们冀东地区,日军的日子已经很难挨了。一天两个日本兵带着十个伪军到咱村里抢东西,把村子闹腾得鸡飞狗跳。有个日本兵和一个伪军闯进咱家西厢房,看到那口嫁妆缸,举起枪托要砸了它。奶奶不顾一切扑过去用身体护住嫁妆缸。日本兵像饿狼一样抱住奶奶。爷爷怒火中烧,拿起靠在墙角的镐头,把日本兵打得脑浆迸裂,一命呜呼。伪军吓得跪地求饶,爷爷红了眼,一镐头结果了伪军的狗命。

与此同时,村子里枪声大作,县大队打进村子,全歼了这伙进村抢粮的日伪军。

孩子们听到这里,巴掌拍得呱呱响。这时候篱笆院子里传来爷爷的呼唤声:“后半夜了,领孩子回屋睡觉吧。”

“这天儿也太闷,老头子,你也过来一起陪孩子在当街凉快凉快。”

爷爷走出篱笆院,从那圆顶的麦秸垛上抱来一堆花秸,点着了火,从篱笆上摘几片瓜叶盖住明火,烟雾缭绕,蚊子便飞离老远在空中嗡嗡地叫。

爷爷忙完也盘腿坐在了凉席上,奶奶使劲儿摇动着芭蕉扇,为孙儿们扇风纳凉。

“老头子,生产队刚分的小麦装好缸了吗?”奶奶问。

“放心吧,都装那口嫁妆缸里面了,上面铺了一层报纸,报纸上面铺了一层柴灰。”爷爷回答。

“奶奶,你让爷爷往大缸里面放柴灰干吗?”孩子问。

“那柴灰可是好东西,我们手脚割口子流血,把伤口涂抹上柴灰就可以止血消毒。把柴灰放在缸里的小麦上面,就不会生虫了。”奶奶说。

爷孙几个在这闷热的夏夜,在这静静的街头,谈天说地,很快就到了凌晨。

小孙子躺在奶奶的腿上打起了瞌睡,大孙子躺在了凉席上数着天上的星星,爷爷继续往火堆上添加麦花秸和瓜叶。

忽然大地发出呜呜的吼叫,天边地光闪耀。

爷爷奶奶同时惊呼“地震了!”

顷刻间地动山摇,房倒屋塌。爷爷奶奶把孩子紧紧搂抱在一起。

儿子儿媳从院子里跑到当街,对爷爷奶奶说:“你们看好孩子,我们去救乡亲们。”

奶奶突然想起了那口嫁妆缸,那里面装满了生产队刚分的小麦,便踮起小脚奔厢房跑去。爷爷在后面喊:“你不要命了,一会儿还会有余震。”

果然,奶奶刚跑进西厢房,大地再次激烈地摇晃,西厢房轰然坍塌。

孩子们哭喊着跑近西厢房,只见倒塌的房子里,奶奶用身体护住了那口嫁妆缸。

爷爷急得骂奶奶:“你这老婆子,真是要缸要粮,不要命啊!”

孩子们以为奶奶被倒塌的房屋砸死了,可是烟尘散去,奶奶却慢悠悠从缸上爬起来,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说:“为了这口缸,还有缸里的粮食,俺连日本鬼子都不怕,还怕土地爷发怒啊。”

一场虚惊过后,奶奶吩咐爷爷找一条口袋来,把缸里的麦子装满。

爷爷不理解奶奶为啥让自己装一口口袋麦子。

奶奶说:“咱去当街石磨盘磨面。”

孙子们帮奶奶推磨盘磨面,奶奶又让爷爷在当街垒一个土灶。

孙子们一边推磨一边问奶奶:“咱们磨这么多面干啥啊?”

奶奶说:“那么多房倒屋塌的乡亲,家里扒不出粮食来,不能让大家饿着啊。”

大锅垒好了,白面也磨好了。奶奶就用大盆和面,那和面的手法飞快。不一会儿,一张张大大饼烙在了铁锅里面。

大饼烙熟了,爷爷把救人的民兵和被救出来的乡亲招呼到家门口吃饭。看着乡亲们能在震后这么快就能吃上烙饼卷大葱,奶奶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地震当天的上午,浙沥沥下着小雨。乡亲们帮着爷爷奶奶搭起一个做饭的棚子,有几位大娘婶子留下来帮着推磨面,奶奶又和了几大盆白面,中午饭继续让乡亲们吃烙饼卷大葱。

爷爷一口袋一口袋把嫁妆缸里的小麦扛来磨面。临近中午他悄悄地对和面的奶奶说:“老太婆,那口缸里的麦子可是要见底儿了。”

奶奶瞪爷爷一眼说:“老头子,咱们存粮食不就是到有灾有难的时候可以救人危难吗?”

爷爷点着头,看着忙碌的奶奶微笑。

王奎华

笔名葵花。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,唐山市作家协会会员。曾经在《啄木鸟》《微型小说月报》《小小说月刊》《金山》《河南文学》《唐山文学》等杂志发表多篇小说散文。